

書

古

微

書古微卷六

邵陽魏源著

甘誓篇發微

淮南子齊俗訓曰昔有扈氏爲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
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其子故伐啟啟亡
之此今文家誼以經文考之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
三正案書大傳曰三正者正色三而復也三正之相承
若順連環也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宋均注會文
嘉曰三正謂朱白蒼象三正宋書禮志曰三而復者正
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以前檢後謂軒轅高辛夏后氏
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

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故夏啟數有扈之罪曰
怠棄三正謂不守三統迭王之義而思自僭號也有扈
但見唐虞官天下禪賢不傳子欲責夏以不師唐虞不
知上古黃帝傳千三百年子孫十四世顓頊五百年傳
九世少昊四百年傳八世帝嚳三百五十年傳十世自
古繼統者皆有家而無官開創者皆有征誅而無禪讓
安得少見多怪妄思角立此史記淮南之說不可易也
且有扈氏自恃禹庶子以爭兄國豈敢不當王而庶子
當王乎此誓與周公征管蔡同名正言順無可議者至
傳說傳會則有推之啟以前者墨子明鬼篇引作禹誓

曰日中吾與有扈爭一旦之命莊子人間世篇禹攻有扈氏國爲虛厲呂覽召類篇曰禹攻夏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說苑正理篇云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二年而有扈氏請服又有移諸啟以後者呂覽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則更在仲康之後少康之前傳聞異詞與書尤相矛盾夫禹功告成舜薦于天攝政十七載禹末年復薦益益避于箕山之陰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安得禹時卽有不服之諸侯三陳不勝退而脩德之陋事乎況甘誓曰天用勑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用

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義正詞嚴安有所謂爭一旦之命及不勝引退久而後服之事乎淮南謂有扈爲義而亡已爲無識況呂覽等乎古書皆在竹帛不得家置一編惟憑口授故每述一事人各一詞要惟以經文爲斷耳易象如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及大橫庚庚子爲天王夏啟以先皆當初占卜得此兆古者國有大事必康于卜卜而驗則傳爲盛事而繫之易占耳惟少請中興續禹之續祀夏配天何以無一書曰五子之過卽紀少康之書但有其目而佚其文耳帝王世紀仲康崩子相立相卽位夏

衰后羿自鋤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相徙于商邱

依同姓諸侯斟鄩氏

以上世紀

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

後漢

書

羿不修民事淫于原獸而用寒浞寒浞殺之囚羿室

生澆及豷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于過處豷

于戈遂滅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爲

仍牧正憇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

澆臣

逃奔有虞爲之庖

正虞思

有虞國之君

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

虞邑

有田一

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伯靡

夏之忠臣

出奔有鬲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少

康復使女艾伐過殺澆伯靡殺寒浞少康自綸歸于夏

邑

以上左傳較世紀及楚詞王逸注及紀年所載爲尤詳

自太康失德夷始畔夏

后相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

于門獻其舞樂

後漢書

五子卽五觀亦作武觀皆啟子仲

康之弟歌卽過字之聲譌兩言之過兩次逃難往過地

也書止有典謨誓誥訓命六體從無歌體僞古文之可

笑未有甚于是篇者蓋用原序過字則書必有事實何

從作僞惟改作歌而後可空言敷衍近日段江孫三君

注本雖皆知當作之過而尙疑歌是假借豈知僞孔凡

改乎至少康中興必有誓誥至周時杞已衰微非宋之

比文獻雖無可徵然左氏述羿浞澆傾危之迹虞思相

靡匡救之忠合之書序已足當少康本紀是五子之過
一叙雖其書不傳實爲太康失位少康中興之張本孰
謂無少康之書乎問禹功在萬世至今猶懷明德何以
啟後卽爲太康仲康及相相爲羿篡后鯀逃仍不絕如
綫而少康以後直至癸桀並無賢聖六七作之君亦無
卜世七百年之祚反不若商周者何曰唐虞商均一世
尙不能下逮何況世德作求天之報聖人者或不在是
抑或契至成湯十四世而後王稷至太王千餘歲數十
世而周始興興愈遲者祚愈久天道不可得聞姑存其
說而已至姒姓分封用國爲氏故夏后氏外有有扈氏

樹鄒氏杞氏戡氏戈氏又少康封少子于越並見史記
杞世家世世家

商書七篇

湯誓序發微

並改三毫都

問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鳴條之野作
湯誓僞孔傳謂桀都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陟在河曲
之南湯師從亳繞出桀西乘其不意近日金氏鶚禮說
據汲冢紀年不都安邑而都河南並據孔疏謂鳴條在
安邑之東爲今陳留地以糾正僞孔傳繞出桀西乘其
不意之說兵形地勢判然不同者何曰以升陟爲繞出
桀西險薄不倫金氏欲糾正僞孔傳繞出不意之說而
不知先蹈僞孔傳湯都東方之失皆由誤讀帝告虜沃

之序也序曰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鄭注謂契本封商國在大華之陽爲戰國商於之地今
陝西商州故史記六國表序言禹興西戎湯起於亳周
以豐鎬秦用雍州漢自蜀漢皆在西方是湯都西亳爲
元王契始封商州之地故曰從先王居從此升陲渡河
孔疏而是山阜之地在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臨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戰鳴條薄安
邑抵三臆皆自西而東形勢厯然此尙書最古之誼自
僞孔傳謂湯從相土之商邱遷偃師之景亳爲從先王
帝嚳之居契父於是亳在安邑之東不得不謂迂道險
阻出桀不意而金氏又改桀都河南洛陽以文其失請

列八證以關之書傳惟言相土居商邱乃帝嚳孫也而
嚳都何處并無明文皇覽稱帝嚳冢在東郡濮陽爲今
河北濬縣非河南之偃師何得以偃師爲嚳都國語元
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史記契至湯正十四世荀子成相篇契元王
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故書序以湯復契都商州爲
從先王居無緣降嚳稱王且違諸侯不祖天子之誼是
元王所都必是始封之商州而非商邱非景亳庶符史
記三代皆起西方之誼證一也湯以前八遷不可考可
考者一爲契所遷之蕃見水經注爲今華州渭水篇注
密都城北
故蕃邑殷契之所居又世本契居
蕃注云在鄭西卽蕃城今華州也一爲昭明所居之砥

石

見荀子成相篇疑近砥柱在今陝州

皆在西方契封商地大得至藍關

以北聽其遷湯伐桀時盡復先業受小大共球奄有四

方始渡河伐韋顧昆吾伐夏故升嘯戰鳴條皆在安邑

之西

寰宇記雷首山卽所乃師行所必由以東征西怨

乃師行所必由以東征西怨

俟我后后來其蘇之日何待迂行詭道出其不意屢以

慙德誣聖豈奉天伐罪仁者無敵之師證二也史記湯

歸至泰卷陶中鬻作誥旣紂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

王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明是自東歸于商亳若景亳

在桀都之東則湯當歸至西郊何爲反至于東且湯聘

妃有莘聘尹莘野皆在汭陽渭浹擊柝相聞若湯都商

邱都偃師距莘皆千餘里中隔數國無緣遠聘證三也

尙書緯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商頌疏引尙書中候云

天乙在亳諸鄰國纒負歸德東觀于洛降三分沈璧文藝

類聚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今商州地是亳爲商州舊

名故史記秦本紀寧公三年遣兵伐湯社與亳戰亳王

奔戎遂滅湯封禪書雍西亳社有三社主之祠說文亳

爲京兆杜陵蓋商之裔孫有世居亳地者故自稱祖號

證四也括地志雍州三原縣有湯陵臺御覽皇王部引

今扶風微陽是也其地縱非天吳起對魏文侯曰夏桀

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考桀都

商書

安邑在今解州河環其西南東三面而受濟水于懷慶正在其左地理志上黨郡壺縣有羊腸在安邑北而洛陽同州皆在畿輔是爲伊闕峙其南太華峙其右至汲冢紀年桀始居斟鄩夏同姓國漢北海郡平壽故城今山東萊州府濰縣地十三
年遷于河南古無以河南名地者蓋河內之譌而金氏據此爲桀都洛陽之證考洛陽東以成臯爲阻不以河濟爲阻且國語伯陽父言昔伊洛竭而夏亡韋昭注言禹都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地伊洛皆經其北入河故以卜夏之存亡苟桀都洛陽韋昭何爲舍桀溯禹故知桀都河內決非河南證五也書序云夏師敗績湯遂從

之遂伐三腹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箋云韋彭姓顧

昆吾皆已姓三國黨惡于桀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

桀則同時誅也考三腹爲周之曹國今定陶水經濟水注昆

吾爲周之舊許國今河南許州左傳昭十二年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

許是宅孔疏許既南遷故云舊許其地此時屬衛金

十七年傳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櫓是也

氏據史記桀敗走鳴條之語知鳴條非桀都并以舜陟

方乃死卒于鳴條東夷之人爲證無論書序湯戰鳴條

在勝夏遷社之前則鳴條自當在安邑之西距舜都蒲

坂二百餘里故爲近畿巡省之地其所卒之鳴條或謂

卽皇甫謐所謂安邑之鳴條或謂舜崩蒼梧見于檀弓

史記故曰舜勤民事而野死與禹葬會稽同義故曰東夷之人但非桀所戰之鳴條自在南巢放地也湯師自太華之陽渡河升陟以敗桀于安邑桀走渡河東依昆吾于鳴條又走依三朧正符湯師自西乘勝東追之事若湯都商邱偃師更在鳴條昆吾之東興師西向則桀敗當走西湯師亦當西追何反愈走愈東直至南巢今州府且平原曠衍何得有升陟之事金氏不能指實巢縣地可謂詞窮盾陷證六也書序曰湯與桀戰鳴條之野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朧夫太社王社皆在安邑國都湯既勝夏於安邑桀尙

擁衆東行故尙未可遽屋其社若湯從東來桀東出拒
戰敗于鳴條距洛陽之都尙七八百里距安邑之都千
餘里湯尙未至夏都何由欲先遷其社金氏于此不措
一詞證七也皇甫謐又據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卽寧陵
之葛鄉則亳理不得遠故以南亳穀熟爲湯舊都尙書疏

無論長葛繙葛地多同名何處不可傳會且契至湯八

遷湯初不常厥邑初征雖自葛始至十一征無敵于天

下豈尙始終皆繞葛國且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而至湯

僅以七十里起則國嘗中微相土何以東遷商邱箋言其入爲王官出長侯國殆

因此改封畿內然詩言昔在中葉有震且湯起相土故

業毛傳訓業爲危正謂中葉削弱之事

墟伐葛伐韋伐顧初年用兵或在山東河北

韋即豕韋今衛輝府

之滑縣顧即魯哀公盟齊邦之地在今曹州范縣至偽以家紀年克顧之年皆不可信

及被桀囚

于夏臺既而釋之諸侯來朝者六國

書大傳

漢南諸侯聞

而歸者四十國

呂覽

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則自汝漢闢地

益西三分有二遂復居于元王始封之商州受小大共

球已將朝諸侯有天下故書序特存帝告釐沃以著成

湯受命之本豈得以初年鄰葛之事疑中年從先王居

之事證八也

帝告釐沃者疑述上帝眷顧以告戒臣下史記作帝詰

商頌古帝命

武湯正域彼四方言湯既有天下始以商邑翼翼為四

方之極

此指景亳假師而言

明伐桀以前未能正域四方至伊尹

告太甲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謂夏在亳西此有天下後分建三亳之詞蓋徙都偃師之景亳而建東亳于商邱仍西亳于商州各設尹以治之與景亳相輔是爲邦畿千里故亳訓爲大與京同誼若僅以距偃師百十里之地分爲三亳立政三亳既尹鄭注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爲三亳降谷卽新安之函谷也或分商邱四十里爲南北二亳而反廢初年從先王居之古亳以忘王業所由興則是周棄豐鎬漢棄豐沛南陽唐棄晉陽皆本撥中衰之勢豈開基創業所宜有乃閻氏若璩謂伊尹放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與商邱連界而去偃師八百里伊尹旣總已聽政於偃師又焉

能常訓太甲于桐因力主湯都商邱之亳不知三代建都皆在河洛中央禹都陽城湯都偃師武王營雒邑三都相去皆不過百餘里故度邑解武王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於三塗北望嶽鄙瞻顧有河粵瞻洛伊而商頌亦曰景員維河惟偃師偃瀕孟津足以當之夏商河皆自大伾北出冀州豈有古河逕歸德商邱間者哉毛傳釋景員爲大均謂可均四方之道里若不居中土河洛安能均馭四方哉劉向云殷湯無葬處然知放桐所在則知湯陵所在且太甲在桐自必妙簡保傅豈必尹舍總已之任而朝夕親訓于南亳哉後世圮河五遷盤

庚復遷景亳以從成湯之舊故其書有適于山將復我
高祖之德正以景亳依山負河湯所經營勝于商邱邢
相庠衍之亳若湯都商邱何得有適于山多於前功之
語耶故知東亳則知初年征葛征韋顧之形勢知西亳
則知中年升陟克夏邑遷夏社攻鳴條之形勢知景亳
則知有天下後員河適山正域四方之形勢而後可以
盡釋僞孔傳之誣通書大序從先王居之誼

湯誓佚文

論語所引與墨子湯誓同文孔安國謂伐桀告天之詞今輯于誓師之前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鳴條之野

此書序也案舊當有

維某年月日湯上祭于亳之文今佚以書序補之

王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

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

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孔安國論語注曰此湯伐桀告

天之文殷牲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牲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國語周語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江氏聲以此文附于湯誓之末但誓末予其孥戮女罔有攸赦誓文已完不應復有佚文當在誓衆之前蓋古者出師必先祭告天地而後誓衆如太誓武王先上祭于畢又大雅棫樸及皇矣詩是類是禡說者謂文王先郊天而後發崇司馬法亦有將用師必告于皇天上帝禱于后土山川冢社造于先王之語是湯誓伐桀必有告天之詞書經秦火止存誓師之文佚其告天之詞故孔安國注論語據墨子知爲湯誓

而偽孔傳乃以此文入之湯誥其非孔安國本明矣
或曰今本墨子此文作湯誥不作湯誓說詳下篇

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墨子尚賢篇引此稱湯誓當在簡在帝心

之下卽序所謂伊尹相湯也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
偽古文以入湯誥其失同上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此下三舉天命以誓眾明

誓在告天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穉事而
之後也

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此再舉天命以誓眾也史記股本紀子惟聞汝眾言二

十二字在今夏多罪二十二字之前考藝文志言尚書

每簡或二十二字或二十五字今此史記兩行與尚書

互倒各二十二字劉歆移博士書曰得此逸禮逸書以
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開編今此湯誓文倒兩
行正開編之證亦猶無逸篇大甲祖甲今古岐也
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

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此三舉天命以誓衆也尙書大

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

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是時伊尹仕于夏

開居深聽樂聲更曰覺今較今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

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去無日桀惘然

歎啞然笑曰吾之有民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伊

尹遂去夏適湯劉向新序韓詩外傳均述此事此是桀

平日以日自比殷爾毋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

民亦以日況桀則孥戮汝罔有攸赦鄭氏謂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

子孫引周禮其奴男入于皐隸女

子入于春葉以證從坐之法江氏聲謂周禮司厲職謂

當身而沒爲奴者男女以僇辱之非子孫從坐也此孥

字當爲奴鄭注漢世習

見秦法不可以釋經

湯誥補亡

前半見史記殷本紀後半即論語所引或以為湯誓或謂墨子引作湯說且湯

誓本無佚文當入湯誥之末

今分輯為二篇以備采釋

書序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瘁功于民勤
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
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
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
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
予有狀言蚩尤擾亂百姓帝乃震怒弗賜予土地以重
尤罪狀昭著也此湯以黃帝征雖尤善已之征
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母我怨述先王訓

典不可不遵其言曰凡不道之人毋使在國予小子履
此天所命人毋得怨也史記述湯誥文止此

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
簡在帝心肆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十四字論語所引無之見墨子尚賢篇作湯誓然湯誓

無弼文而帝臣不蔽以下正當有此文義乃足蓋論語

括述其又不全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毋以

爾萬方論語引止此或以為湯誓不云湯詩然誓止三

且湯誓始則戒衆末乃要之以刑首尾完具何由闕佚

至諸子引誥為誓或隨文便故墨子又稱此文為湯說

今分載屬于二篇各有其說蓋王者出師必先祭告于

天而後誓衆如太誓武王上祭于星然後誓師又司馬

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

四海神祇山川豢祀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征師于諸

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師至某國是伐國

必告天之明證湯之伐桀也史臣錄其告天之辭謂誓

師之詞孔子敘之丁書奈火後誓存誥缺引者遂以誥為誓幸賴史遷問故孔安國得見幾篇今合之所缺無幾矣至呂覽稱湯伐夏歸後五載禱桑林之旱亦有此數語則告天罪已同詞不必以彼疑此

附墨子非攻下篇引商書一則

夏王桀

此下舊有天有誥命四字今移于下

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

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天有誥命

四字舊讀在上今移

此乃命湯于鐺宮用受夏之大命曰夏德大亂予

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誅之予必使汝堪之

此神述上

帝誥命詞也堪猶西伯戡黎之戡

湯焉敢奉率其眾是以鄉有夏

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閒有神來告曰

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

此神再進天帝誥命之詞

子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於夏之城聞西北之

隅湯奉桀眾以克有屬諸侯于薄薄亭通用薦章天命

通于四方案此雖非尚書而殷人尚鬼文詞古質在墨子之前必佚書之類姑附以備攷

盤庚篇發微 商書第三篇

問書序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
乙圮于耿作祖乙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殷民咨怨作盤
庚三篇鄭注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
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
盤庚爲臣時事下二篇是盤庚爲君時事五遷者商邱
亳囂相耿爲五邦 漢地理志河東皮氏縣耿鄉史記正義括地志絳州龍門縣東南有耿城
故耿國案耿今絳州河津縣地此東漢古文爲自西河之耿而遷于河
南之殷也史記殷本紀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舊解皆謂自商邱遷
洛之偃師復帝囂帝中丁遷於隳 索隱傲亦作囂正義殷時敖地卽滎陽在
之墟詳下篇

鄭州正義括地志故殷城河壇甲居相在相州內黃縣東南祖乙遷于邢

澤西南通典邢州古祖乙遷於邢即此地亦春秋時邢國滅于狄齊桓遷之今順德府邢臺縣盤庚時殷

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此西漢古文為

自河北之邢而遷於河南之殷也耿邢東西相去千餘

里圮遷二支又相刺繆且同一古文說而判然燕越雖

諸家調停其說或謂邢即是耿史記正義或謂圮于相遷于

耿傳偽孔或謂圮于耿遷于邢邵氏皇極經世任肫附會無一左

證者何書疏又引汲冢古文盤庚遷于殷殷在鄴南二

十里東哲謂壁中古文書序作盤庚將宅殷不云治亳

殷以申殷在河北之說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應

劭謂在湯陰界卽汲冢古文盤庚所遷之殷非亳非朝歌近日桐城姚氏鼐力主其說且據揚雄州箴盤庚北遷牧野是宅以證殷在河南自盤庚遷後終殷世不復遷并以武丁自河徂亳爲卽位後祭于湯廟之事盡斥史記殷本記書序將治亳殷之妄者何曰馬鄭所據圯于耿之書序乃衛宏所造之古文本非馬遷所受安國度于邢之古文本也東皙所稱將始宅殷之書序託于壁中古本尤無稽之談兩漢今古文家所未見者也信衛宏東皙必不信史遷安國而後可且古今河患皆在大伾以東下游土疏平行之地若孟津以上水深岸峭

土堅自夏至今數千年從無潰決況河津之耿偪處龍門兩崖壁立安有圯壞城邑之事其不可通者一書序仲丁遷鬱河賈甲遷相盤庚遷殷皆因遷都作誥若祖乙圯耿不遷何用作書鄭氏曲申之爲修德禦災故錄其書之說則唐堯之德豈讓祖乙何不以德禦鴻水而必亟咨疏道且書序旣嘉祖乙之不遷卽不當錄前後諸君之屢遷進退無據其不可通者二張守節謂邢耿同字然通耿于邢可也今反通邢于耿移下游河患之邢臺于上游無河患之耿地不可也況謂圯于相遷于耿圯于耿遷于邢與史記馬鄭說無一合與今古文序

無一合其不可通者三至鄴南河北之殷墟在相安陽
界內距河亶甲所居之相僅百餘里蓋盤庚後王所遷
故武丁又自河北而徂亳晉人誤以殷後王之都爲盤
庚之都不但與書序亳殷不合且與經文涉河適山復
高祖之義不合姚氏并以盤庚所遷之殷爲卽朝歌之
殷而不能言自何處遷至若由耿邢河北之地仍遷河
北可言涉河適山乎可言復高祖之業乎其不可通者
四然則當如之何曰從史記古文說而已證禹河故道
者莫切於殷都禹河自大伾山折而東北初行相州安
陽內黃之間卽河亶甲所居之相有故殷城

通典元和
志並同

有黃澤方數十里環之以隄卽禹河所經河去水鍾爲

澤

水經注

故祖乙避相之圯而遷則禹河初經相州內黃

之明證也自此而北則爲鄴東故大河所謂洹水南殷

墟者在安陽界距內黃不過百餘里別是盤庚後王渡

河所遷之殷則禹河經臨漳東之明證也自此東北歷

成安肥鄉而合漳是爲北過降水

降水卽漳水

自後漳河卽

禹河故道漳水逕鉅鹿縣境而爲大陸澤殷祖乙所遷

之邢在焉卽今順德府之邢臺是禹河行鉅鹿邢州東

之明證也其後邢又圯于河盤庚始去邢而遷于河南

之亳殷蓋殷世邢畿千里中葉以後褻于東北而縮于

西方其商州西亳久已委之戎羌壺關以西卽非畿內
故西伯得以戡黎而數世播遷皆不出河北河南之境
乃謂龍門西河曾有殷都且不圯于大伾以下而圯于
三門以上此理所必無者也凡賢聖之君欲朝諸侯而
運諸掌必據中原形勢之地故盤庚自邢遷亳殷武丁
又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國語皆去河北
而都中州盤庚旣沒其後王卽去亳而遷於河北之殷
其地去冀甲之相武丁旣沒其孫武乙又去亳而遷于
州不遠故史不書河北之朝歌至紂遂亡其國蓋以形勢則邢相偏僻不
如河洛之胷腹以土地則亳殷磽瘠不如河北之沃饒

英主務攬全樞中主惟耽安逸若果祖乙居耿踞上游以臨天下且介平陽蒲坂安邑諸都之間盤庚何必舍之而適亳殷此又理之必無者也今黃河桑乾河滹沱河漳河決口所過之地膏腴倍舊畝收數鍾俗號爲鋪金地且東決則西淤南決則北淤漢武時河決瓠子丞相田蚡食邑鄒在河北岸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菑邑收多乃言于上曰河決殆天意非人力可强故決口久不塞是小民蕩析離居之患正豪族爭占膏腴之利也不遷都去邢則不能奪世族采邑公田豪占之利散均于小民若絳州耿地既無河患又堯舜故都憂深思遠安有風俗

奢淫之事而必去之惟恐不速此又理之必無者也考
之經文其隱言圯河者曰重我民無盡劉曰天降大虐
曰罔知天之斷命其顯言圯河者曰恐沈于衆曰惟胥
以沈曰蕩析離居其言世族貪利者曰總于貨寶曰具
乃貝玉然則盤庚遷殷不爲圯河則已爲圯河則必在
下游河北之邢而不在上游西河之耿不爲風俗豪侈
則已爲風俗豪侈則必在下游瀕河與民爭利之邢而
不在上游瀕河無害無利之耿尤不當在無稽無證之
南殷而遷於無山無高祖之北殷請以斷衛宏馬鄭東
晉古文鄉壁虛造之失而申史遷安國古文之誼

盤庚上篇率籲衆慙出矢言以下至底綏四方以上皆敘殷人不願遷之詞非誥語也自盤庚敷于民以下始敘盤庚之誥商書言其如台者四史記有其三而皆改曰其奈何此皆不願遷者之言謂先王祖乙去相來邢重我民生無盡虔劉于水曾稽之卜曰河水無能如我何也次篇新邑殷也盤庚詞也首篇新邑邢也殷民詞也不然中篇方云盤庚作維涉河以民遷下篇方云盤庚既遷豈有首篇未遷之始卽云茲新邑曰旣爰宅于茲乎豈有盤庚未敷于民未命衆悉至庭之前卽於宮中無人之地自出矢言乎故知上篇示我命于茲新邑

決非亳殷而爲邢都矣鄭武公遷新鄭以後其子孫世
世稱爲新鄭晉去故絳以後世世稱新田爲新絳此歷
代稱新舊都之恒詞何不可以例祖乙之邢乎于今五
邦今不承于古矧曰其克復成湯之亳殷乎顛木厥根
不移率生由枿烏知天不永我命于茲邢邑乎自僞孔
傳蔡傳均以篇首卽盤庚誓詞故所釋全與經義相反
至風俗貪侈由占河徙膏腴之產而不顧小民蕩析之
惑民專其害世族昌其利並非二事鄭孔以來並以圯
河與風俗爲二彌與經誼不貫故無論之以正馬鄭不
考地勢私造古文之弊又按昔人議盤庚詰曲弊牙者

以弔由靈藉口不知此訓詰句讀之譌非經之詰曲也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句曲靈格非句敢違卜用宏茲
賁句弔乃弔字古叔字近弔凡書傳所稱昊天不弔及
若之何不弔皆奈何不淑之謂也此盤庚言肆予沖人
非廢衆王淑謀不用也靈訓善言于謀之善者則由之
非者則格之敢必使人謀與卜筮相合其敢違卜用而
宏茲賁大之功乎自弔失淑誼格存各旁又譌其句讀
何怪讀經者之弊牙乎是若今文尙書今予其敷心優
賢揚歷而馬鄭本譌爲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此則今古
文之雅俗不辨而明者

高宗彤日發微上

商書第四篇

問高宗彤日篇典祀無豐于昵馬融注昵謂禘廟王肅亦曰高宗豐于禘有雉升遠祖成湯廟之異僞孔傳亦以昵爲近廟考史記書序及伏生大傳并謂高宗祭成湯明日有雉升鼎耳而雉武丁懼夫繹祭太祖何謂豐于禘廟且雉不升于禘廟之鼎而升于祖廟之鼎者何帝祫疏數有常期邊豆侑舞有品制高宗無緣意爲增損且高宗能聳其德至於神明慈良于喪三年不言卽豐于禘斷無薄于祖仁者之過易辭而遽天變于上至謂高年不永民中絕命者何史記述古文說曰烏乎王

嗣敬

句

民罔非

句

天繼常祀

句

無禮於樂道

鍾鼎古文多司爲嗣

豐禮

未嘗以昵爲禰廟與馬鄭爲孔非異者何曰以昵

爲禰廟不但非今文說并非古文說也西漢古文家自

史記外莫古于劉歆五行傳釋此篇曰雉爲羽蟲之孽

易有鼎卦宗廟之器奉宗廟者長子野鳥自外入爲宗

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漢成帝報許皇后書亦引高宗

彤日祖乙之言爲飭掖庭椒房之徵杜欽上成帝論災

異亦謂應主後宮適安爭寵相害爲患引高宗遭雉雉

之戒飭已正事殷道復興唯陛下正后妻抑女寵以銷

災異五行傳成帝鴻嘉二年有飛雉集博士庭懸階升

堂而雉又集太常宗正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時車騎將軍王音等上言天地之氣似類相應謹告人君甚微而著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官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其備深切今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決行流聞皇天數見災異宜謀於賢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庶繼嗣可立災變可銷也皆以雉雉應宮闈繼嗣從無豐于禰廟之說古今人表以孝已祖已列于武丁傳說甘盤之間蓋高宗信後妻之言將廢世子孝已

家語曾子妻妻不更

娶人間之曰昔高宗信後妻之言廢孝已尹吉甫信後妻而放伯奇帝王世紀亦有斯語又考殷世惟天子得

以千支名次則王世子亦得名之孝已廟已是也降年有永有不永事關宗社

之脩促天變于上臣諍于下言王嗣克敬則民罔非心天膺典嗣以長以賢奈何以立儲大禮施於棄道昵愛之人豈徒豐禰祀之謂而太史公王音劉歆所見之古文反不如馬融偽孔乎其釋彤日篇之禮昵爲豐禰已大繆矣及其釋無逸則又改爲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馬注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爲不義迷于民間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廟同義是謂高宗之欲立祖甲立賢非立愛也祖已諫爲立昵且孝已究未嘗立是高宗未嘗從祖已之諫而夫

子述其書無逸頌其賢非馬鄭之大繆乎高宗享國百
年孝已長子蓋亦不下七八十歲先高宗而卒故祖庚
繼立并非違祖已之諫也乃祖庚富國不永而卒傳及
祖甲以淫亂衰國祚此殷家兄弟世及之常高宗所不
及豫料殆若有天意焉立如如立太廟立子如設宗社
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烏乎天膺典祀敢不戰戰兢兢
哉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官天下傳賢之誼于
舜戒禹啟毋若丹朱見之見皇朝謨解家天下傳子之誼于
高宗彤日天膺典嗣見之易以高宗伐鬼方分繫之旣
濟未濟蓋當朝諸侯有天下極盛之時而履霜堅冰卽

伏于其際故書列西伯戡黎之前著殷周二代興亡之本焉序書者其有憂患乎殷人尙鬼占驗必詳傳及箕子洪範五行于五事爲視之不明其變爲羽蟲之孽其應爲不祥昵惑後如厥瓘孔章王嗣天膺主器皇皇于禰廟何預焉馬融詭異鑿空訓昵爲禰因并改無逸篇太甲爲祖甲以淫亂之主冒爲賢君移於高宗之下誣經不祥誣賢聖之君無法非孝者無親立一誼而不道者三罪豈在僞孔下哉

文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七八年或五十六年或四三年自謂

三宗後世諸王皆在武丁之後乃孔氏廣森忽謂不壽諸王自太甲數之則殷祚不能六百以曲申馬鄭祖甲

居末之說豈太甲後中宗高宗皆在不壽諸王之

列乎違心舞文不顧經義以徇其私良可喟也

高宗彤日發微中

商書第四篇

問五行傳自劉歆說外又一云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
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
鳥入廟敗亡之異也武丁恐懼謀于忠賢脩德而正事
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
之妖致百年之壽書疏引鄭康成曰雉升鼎耳而鳴象
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是不以繼嗣
爲占而以用人爲占也尙書大傳武丁祭成湯有雉升
鼎耳而雉武丁問于祖己祖己曰野鳥不能升鼎今升
鼎者欲爲用也將無遠方及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

已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是不以
繼嗣爲占而以懷遠爲占也諸說乖異者何曰高宗之
書不止一篇且書稱廟號亦不作于高宗之世書序曰
高宗祭成湯有蜚雉升鼎耳而雒祖已訓諸王作高宗
彤日高宗之訓史記高宗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而
雒武丁懼祖已曰勿憂克脩政事祖已乃訓王武丁崩
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作高
宗彤日及訓則是事諫于武丁之初書作於武丁之後
誼皆主於省懼似二篇而實一篇也首篇專論繼嗣天
庥之事次篇則脩德行政用人振武綏服中外彌綸畢

舉此朝諸侯有天下運緒肇之實政似三事而實一事也故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報之速也金氏履祥誤會史記之說遂以此書爲釋祭高宗之廟斥書序爲不足信豈史記書大傳及西漢今古文家之言祭成湯者皆不足信乎燕說郢書說經通弊何怪焉

金氏說見尚書表注

及通鑑前編

高宗彤日發微下

商書第四篇

問豐禰之說既無稽而近世武進莊氏述祖陽湖孫氏
星衍又據通典賀循議曰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
上繼先君者以弟不繼兄故也殷本紀祖乙子陽甲陽
甲弟盤庚盤庚弟小辛小辛弟小乙小乙子武丁是陽
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人相及盤庚既不爲陽甲立
廟小辛繼世父值殷衰未能脩復廟禮高宗繼父小乙
居喪盡禮而世父之廟不序猶承盤庚時失故有雉雊
之異旣感祖已言乃脩建寢廟故殷武詩箋謂高宗前
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

焉以此申豐禰之說若何曰是尤繆之繆者賀循所謂
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者以弟無後兄之誼墨子
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是殷世天子惟立五廟
二昭二穆與太祖廟而五偽古文始據周制改爲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如使
四人繼立分占四親廟將有祭不及禰之患故兄弟同
堂異室共爲昭穆而不序父子相後之位莊氏孫氏乃
改不序陽甲之廟爲不立陽甲之廟則是生則君之死
則統之厯四世而無廟此魯桓僖所不忍于隱閔明嘉
靖所不忍于武宗者曾盤庚高宗之賢而爲之乎盤庚
篇曰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言遭家

不造我王祖謝倏已三年故重言先王以動萬民之思
故昔人謂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作下二篇是爲君時作
曾有虛主不祀之禮乎總之諸儒皆惑于馬融祀禰之
文求其說而不得故展轉傳會彌鑿彌遠然則正之如
何曰有西漢史遷劉歆古文說在有漢石經無逸經文
在有書序大戴禮及各今文家說在至金氏榜禮箋謂
兄弟同昭穆不相爲後乃士大夫禮不可通於天子諸
侯此僅據周制言之也若殷制則自成湯至帝乙父子
兄弟相繼爲君凡十二代而正代惟六故易乾鑿度曰
殷六代王也是殷制兄弟同昭穆不數入正代之明文

不可以周禮爲殷禮

說命篇佚文

商書第五篇

昔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于是
三年默以思道政事決定于冢宰卿士患之曰王言惟
順令不言臣下罔攸稟命楚語時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
以視羣臣無是者乃命百工負求之野史記文作負得之
傅巖史記作險說文作巖云巖穴也墨子尚賢下篇曰
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園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
于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史記正義引括
地志傅巖即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名為聖人窟又
水經云河間水北虞山南經傅巖傳說隱
室處前俗名聖窟其地在虞號之周武丁先作書
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弗類故茲不言曰若金用女作
礪若津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

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爾交脩

予罔予棄

見楚語此尚未得傳說時所告下之詞也

于是而又使以象夢求

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為三公而使朝夕規誨

此亦

楚語乃既得說以後詞

傳說乃訓于王曰念終始典于學

文王世于作說

命惟敦學半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

樂記引說命

惟口起羞

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緇衣篇引說命鄭注曰兌

當為說殷高宗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文也

詩罔用惡德民立而正事

繩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皆既得說之文也

高

宗三年不言言乃謹

坊記引高宗天王作謹論語作雍

武丁側身脩行

思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

老之禮諸侯重譯來至者六國

史記殷本紀武丁卽位思復與殷而未得其佐

三年不言政事決定于冢宰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傅巖中是時說爲胥靡以築于傅巖見于武丁武丁說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以傅巖名之號曰傳說源案此事在尙書中最奇楊慎謂武丁嘗居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故託于夢商俗信鬼因民所信以神道設教乎源案此論不近人情明知側陋中有高隱士如光武于陵高祖四皓之布衣交何妨聘以幣帛如湯聘伊尹之例且以胥靡版築之徒並無成都能聚之化何以知其爲聖此必高宗實有是夢夢中神告以姓名指以方向示其巖穴始得令百官覓求而得之不然九州億姓何從覓求而得之乎文王之得太公也以出獵卜之曰今日所獲非龍非彭非熊非羆爲王者師果遇大公于渭陽與語大悅立爲師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武王克殷維師尙父秉鉞率姓夫以卜得聖與以夢得聖何異焉且太公久望更在下獵之前豈不更神乎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見乎蓍龜善不善必先知之故

至誠如神又何異焉曰君爽篇歷舉湯之保衡大甲之伊陟臣扈太戊之巫咸巫賢武丁之甘盤而不及傳說何也篇首又止言求傳說而不及甘盤何也曰殷本紀高宗三年不言政事皆決定于冢宰是傳說未獲以前冢宰卽甘盤爲之也君爽所舉皆髦老之臣以勸召公或傳說之壽未永與莊子天運篇曰傳說得之以騎箕尾爲列星則又莫知其所極矣

微子篇發微

商書第六篇

問漢書儒林傳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是殷本紀宋世家所載微子事必古文尙書說明矣殷本紀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母爲后辛嗣立是爲紂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旣而紂殺比干剖其心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樂器奔周宋世家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旣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周西伯昌滅圉國祖已諫不從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

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太師若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箕子佯狂爲奴比干諫死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周本紀紂昏亂暴虐愈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則是微子所問者乃樂官太師疵少師彊且其去在比干已死箕子已囚之後乃馬鄭古文本作父師少師而注爲箕子比干者何曰此馬鄭古文本衛宏所僞造斷斷非安國古文之明證也請列

五證以明之父師不可名官卽禮亦無太師少師之名惟司徒所屬有師氏保氏掌三禮六樂以教國子詔王嬖諫王惡乃中大夫下大夫之職惟大戴禮保傅篇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周公爲太保召公爲太師此三公之職又立三少皆上大夫與太子宴此乃太子官屬一時權設爲周官所無故周禮止有孤卿而無三孤之名自王莽始立三公三少官載于百官公卿表劉歆遂臆造箕子在父師之位與洪範之說以傳會之而鄭氏遂以莽制說尙書謂父師三公之官少師者孤卿爲太師之佐以箕子比干當之于是東晉僞古文遂撰周官篇

三公三孤以實其制豈知周官所無何況殷制史遷孔安國所未知何謂古文況在殺比干之後何得尙有比干可咨其謬一也箕子微子諸父家人相語例當呼名漢疏廣兄子疏受直稱父子況箕子答武王之問曰而曰女豈有自詔其從子乃一則曰王子再則曰王子之理又豈有一問不答再問不答直待出今爾無指告子顛隤之詞而後語之之理惟其爲師氏保氏樂官以疏遠之臣對貴戚之臣故愼密不敢輕言其證二也呂覽當務篇紂之同母兄弟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師衍其次曰紂紂母之生啟衍時尙爲妾已而爲妻生紂

帝乙欲置微子啟爲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

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論衡本性篇曰微子篇云

今本脫篇字

我舊云孩子紂爲孩子之時太師知其不善之

性

太師今本誤作微子

是今文刻子一作孩子保傅篇曰古者胎

教王后腹之七月太師持銅而御戶左王后所求聲音

者非禮樂則太師緼瑟而稱不習太子生而泣太師吹

銅曰聲中某律故能知其不善于孩子之時蓋欲立微

子啟不立紂者太師也欲立紂不立啟者太史也且其

詞鄭重乎殷民攘竊神祇之犧牲亦太師職掌所及

非箕子父兄之詞證三也商其淪喪我罔爲僕

釋文云一本無

臣字蓋古文僕作言不忍爲俘虜也我不顧行遯言不
陳故誤認爲二字

獨王子當出我亦不顧慮而行遯於荒也此太師少師
將抱樂器出奔之詞與箕子之佯狂不遯者無涉證四
也古今人表以太師摯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少師陽
鼓方叔擊鼙襄列於微箕比干伯夷叔齊之次在膠鬲
微仲商容師涓之上故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弃先祖
之樂遂作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
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董仲舒對策云殷紂逆
天暴物殺戮賢智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于河海故
天下去殷而歸周蓋抱祭器遯荒者微子也抱樂器遯

荒者太師少師也皆未嘗奔周及武王克商求殷遺賢而後微子及太師少師皆以其器歸周史從後書則謂之奔周試觀楚逢伯對楚子之言則知遯荒在前歸周在後皆符西漢今古文說證五也至微子遯荒蓋同於太伯之遯荆蠻或與太師疵少師彊等抱樂器祭器同遯武王克商時求微子箕子不得故先立武庚及事定訪知微箕所在乃封箕子于朝鮮微子于宋皆賓之而不臣烏有內袒韋羊輿觀銜璧之辱而仁人爲之乎左氏逢伯之言蓋因鄭伯目前之事傳諸古人以動楚子矜釋之心詎可泥爲實事猶太師摯等所適齊楚秦蔡

各國皆叙事者從後書之以今名加於古事耳夫於是而鄭注父師箕子少師比干之誣於是乎釋呂覽先議篇殷內史擊載其圖法去之周孫氏星衍據史記今殷其典喪謂典即圖法即史擊奔亡之事源案典殄同音典喪即殄喪之謂此時微子止咨太師少師無緣又及史擊也

西伯戡黎篇發微

商書第七篇也黎大傳作者史記作仇敵一作伐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書大傳曰文王受命
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犬戎三年伐崇四年伐密須
五年伐邶六年伐耆國七年而崩是文受命稱王改元
之明證也受命者受商紂之命爲西伯賜弓矢斧鉞俾
得專征伐西伯所節制陝以東六州之諸侯此分天下
爲二伯之伯非雍州之伯也左氏春秋襄四年傳曰文
王率殷之畔國以事紂小雅四牡毛傳文王率諸侯撫
畔國而朝聘乎紂楚詞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號
者謂號呼以救殷室之衰惟王若止一州之牧能三分

逸注以牧爲雍州牧則非也

天下有其二平文王以西伯所治三分有二之民心卽以其所有者還事乎殷當此王室如燬之時他人雖願拯之而不能惟文王至德足以感孚乎上下而又以難得之多才濟其至德此皆非聖人不能也逸周書典解曰維三月旣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率勤于商商王用宗譏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宗當作崇謂崇侯虎也蓋文王初與鄂侯鬼侯同爲三公及諫爭後二人死一人囚羑里此時文王已聽之天命矣旣而微宜生閔天南宮适等廣求珍奇得文馬駮身朱鬣曰鷄斯之乘江淮如車渠之大貝及白狐騶虞之獸與有參氏之美女二以

獻紂一見大悅曰卽此一物足赦西伯矣況其多乎史記

書大傳呂氏春秋大同小異翻然立釋文王其釋之者以能遂已欲

徇已好非若前此之迂濶諍諫也文王旣出羑里見紂

心甫轉機會可乘卽迎其善意再獻洛西之地請除炮

烙之刑紂亦翻然而從之遂命爲西伯總帥六州賜弓

矢斧鉞得專征伐此時紂已自稱爲帝並追帝其父乙

故書有自成湯于帝乙及國語有商王帝辛之語武王

數紂罪曰怠棄其三正謂不守三統也紂旣已自帝

之義乃越王僭帝並改元爲帝辛元年也則以不甚惜之王號賜封西伯其視王號亦猶後世吳

楚之王不過蠻夷大長而已之臨其上乃益尊如天故

書大傳謂文王受命改元稱王謂受殷紂之命非自受天命也其受命一年聽虞芮之訟二年伐犬戎三年敗耆國四年伐邳五年伐崇六年伐密須七年而崩其四征不庭皆所謂率諸侯征畔國而使朝聘乎紂故紂益喜其攘除不服使已得專恣淫湎不虞外患至紂卽書大傳之耆國爲上黨壺關之地已入畿內亦任其用兵者彼黎侯據險要踞上游形勢倔强扞不貢不朝紂之臣下無能制之者卽飛廉惡來亦不敢自任其責文王奉命移兵戡之采其巢穴獻俘告捷除肘掖腹心之患亦紂意中所深快故祖伊恐奔告于王亦惟欲紂之

警懼而不能歸咎于西伯也易大畜傳曰內文明而外
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箕子有文王之德而無其權文王有箕子之心而有其
地使六州賴尾之民得父母以紓其困所謂陰行善事
又能使天驕之主傾任而不疑正猶後世北齊書所謂
主亂於上政清于下者紂之言足拒諫辨足飾非爲之
臣者止有遵養時晦之一法可以稍解毒痛矣必嬰其
逆鱗再蹈比干鄂候之轍而無裨拯于痼瘵乎詩曰虞
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此皆
八虞二號以才難濟至德之明證

大雅出車采芣杜
肯宣王時毛詩誤刪

次王詩內予曩著詩古微力主文王無稱王改元之事
詳詩古微及治尙書大傳始知不用稱王改元則詩書所至闕礙
雖通不敢護前故用鄭君注禮時用韓說及箋詩从毛
不復追改之例而別箸其誼使如天日之可信焉

詩古微卷六終